

Renditions

Chinese texts—

AN UNTITLED POEM, composed by Lu Xun and written in his own hand in the month of May, 1934:

Ten thousand soiled faces
buried in a field of grass,
Nor dare they sing of sorrow
that would move the earth.

From deep in my heart a
cry reaches out to the
vast universe,

As in utter silence a peal
of thunder is suddenly
heard.

From 魯迅詩稿 (Lu Xun's Poetry Manuscripts), published by Renmin chuban she, Shanghai, 1961. The second line—敢有歌吟動地哀—became a rallying cry among the young freedom-loving writers who escaped from the mainland following 1978 and, for the first time, created a literature that told of their harrowing experienc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.

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
吟動地哀心事浩茫茫連
廣宇於無聲身處聽驚馬
雷

戊午初夏偶作

魯迅



史通敘事章

夫史之稱美者，以敘事爲先。至若書功過，記善惡，文而不麗，質而非野，使人味其滋旨，懷其德音，三復忘疲，百遍無厭，自非作者曰聖，其孰能與於此乎？昔聖人之述作也，上自「堯典」，下終獲麟，是爲屬詞比事之言，疏通知遠之旨。子夏曰：「《書》之論事也，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。」揚雄有云：「說事者莫辨乎《書》，說理者莫辨乎《春秋》。」然則意指深奧，誥訓成義，微顯闡幽，婉而成章，雖殊途異轍，亦各有差焉。諒以師範億載，規模萬古，爲述者之冠冕，實後來之龜鏡。既而馬遷《史記》，班固《漢書》，繼聖而作，抑其次也。故世之學者，皆先曰五經，次云三史，經史之目，於此分焉。

嘗試言之曰：經猶日也，史猶星也。夫杲日流景，則列星寢耀；桑榆既夕，而辰象粲然。故《史》、《漢》之文，當乎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之世也，則其言淺俗，涉乎委巷，垂翅不舉，戀籥無聞。逮於戰國已降，去聖彌遠，然後能露其鋒穎，倜儻不羈。故知人才有殊，相去若是，較其優劣，詎可同年？自漢已降，幾將千載，作者相繼，非復一家，求其善者，蓋亦幾矣。夫班、馬執簡，既五經之罪人；而《晉》、《宋》殺青，又三史之不若。譬夫王霸有別，粹駁相懸，才難不其甚乎！

然則人之著述，雖同自一手，其間則有善惡不均，精粗非類。若《史記》之「蘇」、「張」、「蔡澤」等傳，是其美者。至於「三」、「五本紀」，「日者」、「太倉公」、「龜策傳」，固無所取焉。又《漢書》之「帝紀」、「陳」、「項」諸篇，是其最也。至於「淮南王」、「司馬相如」、「東方朔」傳；又安足道哉！豈繪事以丹青成妍，帝京以山水爲助。故言嫵者其史亦拙，事美者其書亦工。必時乏異聞，世無奇事，英雄不作，賢雋不生，區區碌碌，抑惟恆理，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，申其微婉之才，蓋亦難矣。故揚子有云：「虞、夏之書，渾渾爾；商書，灑灑爾；周書，噩噩爾；下周者，其書憔悴乎？」觀丘明之記事也，當桓、文作霸，晉、楚更盟，則能飾彼詞句，成其文雅。及王室大壞，事益縱橫，則《春秋》美辭，幾乎翳矣。觀子長之敘事也，自周已往，言所不該，其文闕略；無復體統。洎秦、漢已下，條貫有倫，則煥炳可觀，有足稱者。至若荀悅《漢紀》，其才盡於十帝；陳壽《魏書》，其美窮於三祖。觸類而長，他皆若斯。

夫識寶者稀，知音蓋寡。近有裴子野《宋略》，王劭《齊志》，此二家者，並長於敘事，無愧古人。而世人議者皆雷同，譽裴而共詆王氏。夫江左事雅，裴筆所以專工；中原迹穢，王文由其屢鄙。且幾原務飾虛辭，君懋志存實錄，此美惡所以爲異也。設使丘明重出，子長再生，記言於賀六渾之朝，書事於士尼干之代，將恐輟毫栖牘，無所施其德音。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，一概而論得失？

夫敘事之體，其流甚多，非復片言所能覯縷，今輒區分類聚，定爲三篇，列之於下。

夫國史之美者，以敘事爲工，而敘事之工者，以簡要爲主。簡之時義大矣哉！歷觀自古，作者權輿，《尚書》發蹤，所載務於寡事；《春秋》變體，其言貴於省文。斯蓋澆淳殊致，前後異迹。然則文約而事豐，此述作之尤美者也。始自兩漢，迄乎三國，國史之文，日傷煩富。逮晉已降，流宕逾遠。尋其冗句，摘其煩詞，一行之間，必謬增數字；尺紙之內，恆虛費數行。夫聚蚊成雷，羣輕折軸，況於章句不節，言詞莫限，載之兼兩，曷足道哉？

蓋敘事之體，其別有四：有直紀其才行者，有唯書其事迹者，有因言語而可知者，有假讚論而自見者。至如《古文尚書》稱帝堯之德，標以「允恭克讓」；《春秋》《左傳》言子太叔之狀，目以「美秀而文」。所稱如此，更無他說，所謂直紀其才行者。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，自縊而亡；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，代君而死。此則不言其節操，而忠孝自彰，所謂唯書其事迹者。又如《尚書》稱武王之罪紂也，其誓曰：「焚炙忠良，剝剔孕婦。」《左傳》紀隨會之論楚也，其詞曰：「華輅藍縷，以啓山林。」此則才行事迹，莫不闕如，而言有關涉，事便顯露，所

謂因言語而可知者。又如《史記·衛青傳》後，太史公曰：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。《漢書·孝文紀》末，其讚曰：「吳王詐病不朝，賜以几杖。」此則傳之與紀，並所不書，而史臣發言，別出其事，所謂假贊論而自見者。然則才行、事迹、言語、讚論，凡此四者，皆不相須。若兼而畢書，則其費尤廣。但自古經史，通多此類。能獲免者，蓋十無一二。

又叙事之省，其流有二焉：一曰省句，二曰省字。《左傳》宋華耦來盟，稱其先人得罪於宋，魯人以爲敏。夫以鈍者稱敏，則明賢達所嗤，此爲省句也。《春秋》經曰：「隕石於宋五。」夫聞之隕，視之石，數之五。加以一字太詳，減其一字太略，求諸折中，簡要合理，此爲省字也。其有反於是者，若《公羊》稱郟克眇，季孫行父禿，孫良夫跛，齊使跛者逆跛者，禿者逆禿者，眇者逆眇者。蓋宜除「跛者」已下句，但云「各以其類逆」。必事加再述，則於文殊費，此爲煩句也。《漢書·張蒼傳》云：「年老，口中無齒。」蓋於此一句之內去「年」及「口中」可矣。夫此六文成句，而三字妄加，此爲煩字也。然則省句爲易，省字爲難，洞識此心，始可言史矣。苟句盡餘剩，字皆重複，史之煩蕪，職由於此。

蓋餌巨魚者，垂其千釣，而得之在於一筌；捕高鳥者，張其萬罟，而獲之由於一目。夫叙事者，或虛益散辭，廣加閑說，必取其所要，不過一言一句耳。苟能同夫獵者、漁者，既執而置釣必收，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，則庶幾駢枝盡去，而塵垢都捐，華逝而實存，滓去而瀋在矣。嗟乎！能損之又損，而玄之又玄，輪扁所不能語斤，伊摯所不能言鼎也。

左傳鄭伯克段于鄆

初，鄭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，生莊公及共叔段。莊公寤生，驚姜氏，故名曰寤生，遂惡之。愛共叔段，欲立之，亟請于武公，公弗許。及莊公即位，爲之請制。公曰：「制，巖邑也，虢叔死焉。他邑唯命。」請京，使居之，謂之京城大叔。

祭仲曰：「都城過百雉，國之害也。先王之制：大都不過參國之一，中、五之一，小、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。君將不堪！」公曰：「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」對曰：「姜氏何厭之有？不如早爲之所，無使滋蔓。蔓，難圖也；蔓草猶不可除，況君之寵弟乎？」公曰：「多行不義必自斃。子姑待之！」

既而大叔命西鄙、北鄙貳于己。公子呂曰：「國不堪貳，君將若之何？欲與大叔，臣請事之；若弗與，則請除之，無生民心。」公曰：「無庸，將自及。」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，至于廩延。子封曰：「可矣，厚將得衆。」公曰：「不義不暱，厚將崩。」大叔完聚，繕甲兵，具卒乘，將襲鄭。夫人將啓之。公聞其期，曰：「可矣。」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。京叛大叔段，段入于鄆。公伐諸鄆。五月辛丑，大叔出奔共。

書曰：「鄭伯克段于鄆。」——段不弟，故不言弟；如二君，故曰克。稱鄭伯，譏失教也。謂之鄭志，不言出奔，難之也。

遂寘姜氏于城穎，而誓之曰：「不及黃泉，無相見也。」既而悔之。穎考叔爲穎谷封人，聞之，有獻于公。公賜之食，食舍肉。公問之，對曰：「小人有母，皆嘗小人之食矣，未嘗君之羹，請以遺之。」公曰：「爾有母遺，繄我獨無！」穎考叔曰：「敢問何謂也？」公語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對曰：「君何患焉？若闕地及泉，隧而相見，其誰曰不然？」公從之。公入而賦：「大隧之中，其樂也融融。」姜出而賦：「大隧之外，其樂也洩洩。」遂爲母子如初。

君子曰：「穎考叔，純孝也。愛其母，施及莊公。詩曰：『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』其是之謂乎？」

譚嗣同傳

梁啓超

譚君，字復生，又號壯飛，湖南瀏陽縣人。少儻有大志，淹通羣籍，能文章，好任俠，善劍術。父繼洵，官湖北巡撫。幼喪母，爲父妾所虐，備極孤孽苦，故操心危，慮患深，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。弱冠從軍新疆，游巡撫劉公錦棠幕府。劉大奇其才，將薦之於朝；會劉以養親去官，不果。自是十年，來往於直隸、新疆、甘肅、陝西、河南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蘇、安徽、浙江、臺灣各省；察視風土，物色豪傑。然終以巡撫君拘謹，不許遠游，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。

自甲午戰事後，益發憤提倡新學，首在瀏陽設一學會，集同志講求磨礪，實爲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。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，天下志士，走集應和之；君乃自湖南溯江，下上海，游京師，將以謁先生，而先生適歸廣東，不獲見。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，始與君相見，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，經世之條理，則感動大喜躍，自稱私淑弟子，自是學識更日盆進。時和議初定，人人懷國恥，士氣稍振起；君則激昂慷慨，大聲疾呼。海內有志之士，覩其豐采，聞其言論，知其爲非常人矣。以父命，就官爲候補知府，需次金陵者一年；閉戶養心讀書，冥探孔佛之精奧，會通羣哲之心法，衍繹南海之宗旨，成《仁學》一書。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，討論天下事，未嘗與俗吏一相接；君常自謂：「作吏一年，無異入山。」

時陳寶箴爲湖南巡撫，其子三立輔之，慨然以湖南開化爲己任。丁酉六月，黃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；八月，徐仁鑄又來督湘學，湖南紳士某某等蹈厲奮發，提倡桑梓，志士漸集於湘楚。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，乃謀大集豪傑於湖南，並力經營，爲諸省之倡；於是聘余及某某等爲學堂教習，召某某歸練兵。而君亦爲陳公所敦促，即棄官歸，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，而獨留長沙，與羣志士辦新政。於是湖南倡辦之事，若內河小輪船也，商辦礦務也，湘粵鐵路也，時務學堂也，武備學堂也，保衛局也，南學會也，皆君所倡論擘畫者；而以南學會最爲盛業。設會之意，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爲一氣，相與講愛國之理，求救亡之法，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，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。地方有事，公議而行，此議會之意也；每七日大集衆而講學，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，此學會之意也。於時君實爲學長，任演說之事；每會集者千數百人。君慷慨論天下事，聞者無不感動。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，君之功居多。

今年四月，定國是之詔既下，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，被徵；適大病不能行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，奏對稱旨。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，與楊銳、林旭、劉光第同參預新政，時號爲軍機四卿。參預新政者，猶唐宋之參知政事，實宰相之職也。皇上欲大用康先生，而上畏西后，不敢行其志，數月以來，皇上有所詢問，則令總理衙門傳旨，先生有所陳奏，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。自四卿入軍機，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，始能稍通，銳意欲行大改革矣。而西后及賊臣忌益甚，乃未及十日，而變已起。君之始入京也，與言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，君不之信。及七月二十七日，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，命君擬旨，先遣內侍持歷朝聖訓授君，傳上言康熙、乾隆、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，令查出引入上諭中，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。君退朝，乃告同人曰：「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。」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，遂賜衣帶詔，有「朕位幾不保，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法籌救」之詔。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，而皇上手無寸柄，無所爲計。時諸將之中，惟袁世凱久使朝鮮，講中外之故，力主變法，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，冀緩急或可救助，詞極激切。八月初一日，上召見袁世凱，特賞侍郎。初二日復召見。初三日夕，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，直詰袁曰：「君謂皇上何如人也？」袁曰：「曠代之聖主也。」君曰：「天津閱兵之陰謀，君知之乎？」袁曰：「然，固有所聞。」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：「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，惟在足下，足下欲救則救之。」又以手自撫其頸曰：「苟不欲救，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，可以得富貴也。」袁正色厲聲曰：「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？聖主乃我輩共事之主，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，救護之責，非獨足下，若有所教，僕固願聞也。」君曰：「榮祿密謀，全在天津閱兵之舉，足下及董、聶三軍，皆受榮所節制，將挾兵力以行大事。雖然，董、聶不足道也，天下健者，惟有足下。若變起，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，保護聖主，復大權，清君側，肅宮廷，指揮若定，不世之業也。」袁曰：「若皇上閱兵時疾馳入僕營，傳號令以誅奸賊，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，竭死力以補救。」君曰：「榮祿遇足下素厚，足下何以待之？」袁笑而不言。袁幕府某曰：「榮祿並非推心待慰帥者。昔某公欲增慰帥兵，榮曰：『漢人未可假大兵權。』蓋向來不過籠絡耳！即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，胡乃榮之私人，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，昭雪之以市恩；既而胡即放寧夏知府，旋陞寧夏道。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，慰帥豈不知之？」君乃曰：「榮祿固操莽之才，絕世之雄，待之恐不易易。」袁怒目視曰：「若皇上在僕營，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。」因相與言救皇上之條理甚詳。袁曰：「今營中鎗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，而營哨各官，亦多屬舊人。事急矣！既定策，則僕須急歸營，更選將官，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。」乃丁寧而去，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。至初五日袁復召見，聞亦奉有密詔云。至初六日變遂發！時余方訪君寓，對坐榻上，有所擊劃，而抄捕南海館（康先生所居也）之報忽至，旋聞垂簾之諭。君從容語余曰：「昔欲救聖上既無可救，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，吾已無事可辦，惟待死期耳！雖然，天下事知其不可爲之！足下試入日本使館，謁伊藤氏，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。」余是夕宿日本使館，君竟日不出門，以待捕者；捕者既不至，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，勸東遊，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託焉。曰：「不有行者，無以圖將來；不有死者，無以酬聖主。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，程嬰、杵臼，月照、西鄉，吾與足下分任之。」遂相與一抱而別。初七、八、九三日，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，事卒不成。初十日遂被逮。被逮之前一日，日本志士數輩勸君東游，君不聽。再四強之，君曰：「各國變法，無不從流血而成，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，此國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請自嗣同始！」卒不去，故及於難。君既繫獄，題一詩於獄壁曰：「望門投宿思張儉，忍死須臾待杜根。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膽兩崑崙。」蓋念南海也。以八月十三日斬於市，春秋三十有三。就義之日，觀者萬人；君慷慨，神氣不少變。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，君呼剛前曰：「吾有一言！」剛去不聽，乃從容就戮。嗚呼烈矣！

君資性絕特，於學無所不窺，而以日新爲宗旨，故無所沾滯；善能舍己從人，故其學日進。每十日不相見，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。少年曾爲考據箋注、金石刻鏤、詩古文辭之學，亦好談中

國古兵法；三十歲以後，悉棄去，究心泰西天算、格致、政治、歷史之學，皆有所心得。又究心宗教，當余與君之初相見也，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，而不知有佛，不知有孔子；既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之義，窮大同太平之條理，體乾元統天之精意，則大服；又聞華嚴性海之說，而悟世界無量，現身無量，無人無我，無去無住，無垢無淨，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；聞相宗識浪之說，而悟衆生根器無量，故說法無量，種種差別，與圓性無礙之理，則益大服。自是豁然貫通，能滙萬法爲一，能衍一法爲萬，無所罣礙，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。作官金陵之一年，日夜冥搜孔佛之書；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，博覽教乘，熟於佛故，以流通經典爲己任，君時時與之游，因得徧窺三藏，所得日益精深。其學術宗旨，大端見於《仁學》一書，又散見於與友人論學書中。所著書《仁學》之外，尚有《寥天一閣文》二卷，《莽蒼蒼齋詩》二卷，《遠遺堂集外文》一卷，《筮記》一卷，《興算學議》一卷，已刻《思緯壹壹臺短書》一卷，《壯飛樓治事》十篇，《秋兩年華之館叢勝書》四卷，《劍經衍葛》一卷，《印錄》一卷，並《仁學》皆藏於余處，又政論數十篇見於《湘報》者，及與師友論學論事數十篇，余將君之石交某某等共搜輯之，爲《譚瀏陽遺集》若干卷，其《仁學》一書，先擇其稍平易者，附印《清議報》中，公諸世焉。君平生一無嗜好，持躬嚴整，面稜稜有秋肅之氣。無子女。妻李閏（長沙李壽蓉之女），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。

論曰：君之行誼磊落，轟天撼地，人人共知，是以不論：論其所學，自唐宋以後咕嚕小儒，徇其一孔之論，以謗佛毀法，固不足道，而震旦末法流行，數百年來，宗門之人，耽樂小乘，墮斷常見，龍象之才，罕有聞者。以爲佛法皆清淨而已，寂滅而已。豈知大乘之法，悲智雙修，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，如兩爪之相印。惟智也，故知即世間即出世間，無所謂淨土；即人即我，無所謂衆生。世界之外無淨土，衆生之外無我；故惟有舍身以救衆生。佛說：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」孔子曰：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。」故即智即仁焉。既思救衆生矣，則必有救之之條理；故孔子治《春秋》，爲大同小康之制，千條萬緒，皆爲生界也，爲衆生也。舍此一大事，無他事也。《華嚴》之菩薩行也，所謂誓不成佛也。《春秋》三世之義，救過去之衆生與救現在之衆生，救現在之衆生與救將來之衆生，其法異而不異；救此土之衆生與救彼土之衆生，其法異而不異；救全世界之衆生與救一國之衆生，救一人之衆生，其法異而不異；此相宗之唯識也。因衆生根器，各各不同，故說法不同，而實法無不同也。既無淨土矣，既無我矣，則無所希戀，無所罣礙，無所恐怖。夫淨土與我且不愛矣，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譏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？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，佛言大無畏，蓋即仁即智即勇焉。通乎此者，則游行自在，可以出生，可以入死；可以仁，可以救衆生。